

李碧华作品集（三） 长篇小说

潘金莲之前世今生·诱僧

李碧华

花城出版社

李碧华作品集（三） 长篇小说

潘金莲之前世今生 诱僧

花城出版社 中国·广州

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碧华作品集.(三)/李碧华著. —广州:花城出版社,2001.4

ISBN 7-5360-3504-7

I. 李... II. 李... III. ①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②长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17604 号

李碧华作品集 (三)

李碧华 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

广东惠阳印刷厂印刷

(广东惠州南坛西路)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8.625印张 1插页 200,000字

2001年5月第1版 2001年10月第2次印刷

印数8,001—13,000册

ISBN 7-5360-3504-7

I·2902 定价:15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

作者自述

李碧华，出生、成长于香港，任职记者（人物专访）、电视编剧、电影编剧及舞剧策划。

其中电影作品有：《父子情》、《胭脂扣》、《霸王别姬》、《潘金莲之前世今生》、《秦俑》、《川岛芳子》、《诱僧》、《青蛇》等，虽屡获国际奖项，却如已泼出去的水，只希望最好的作品仍未写就。

专栏及小说在中港台新马等报刊登载，并结集出版五十多本。

多国译本已印行。

美国 WILLIAM MORROW 出版社拥有部分小说中文以外世界版权。

本人认为人生所追求不外「自由」与「快乐」，作风低调，活得逍遥。

李

碧

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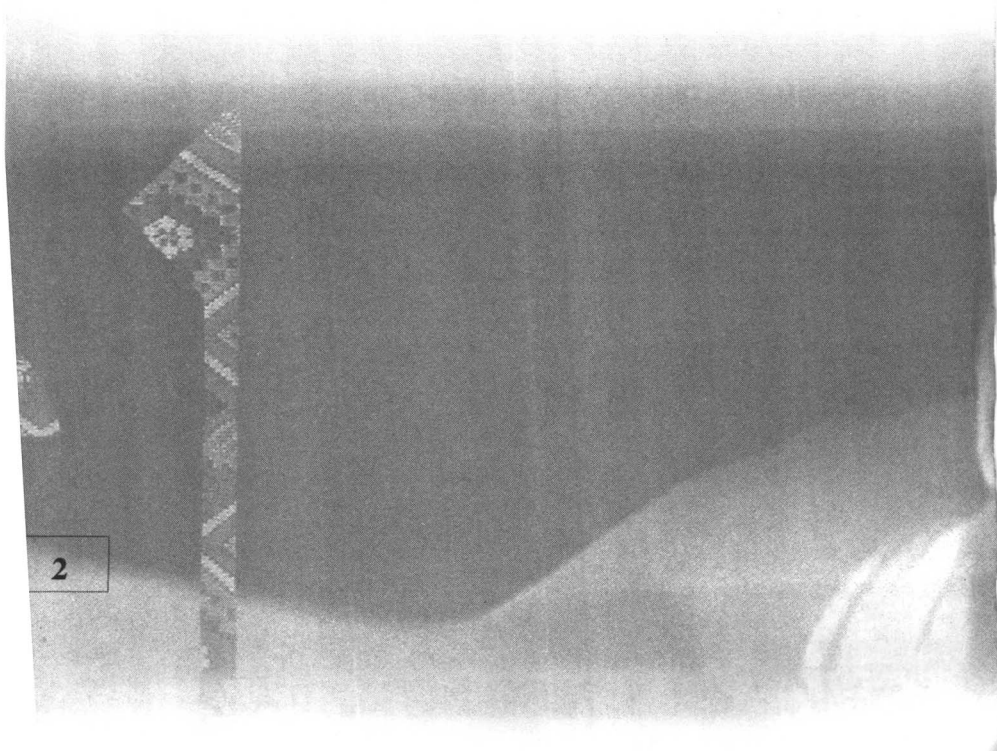
NBA 66/05



目 录

潘金莲之前世今生

1



2

目 录

诱僧

151

潘金莲之前世今生





血，滴答、滴答而下。在黄泉上，凝成一条血路。

此处是永恒的黑夜，有山，有树，有人。深深浅浅，影影绰绰的黑色，像几千年前的一幅丹青，丹青的一角，明明地有一列朱文的压边章，企图把女人不堪的故事，私下了结，任由辗转流传。

很多很多大小不同的脚，匆促赶着路。一直向前，一直向前。

赶着投胎去的脚群中，有一双小脚。

细看这双弓鞋，大红四季花，嵌八宝缎子，白绫平底绣花，绿提根儿，蓝口金儿。正是曲似天边新月，红如退瓣莲花。恰可便是三寸。

小脚一步一趑趄，好似不想成行。

这条血路，便在小脚之旁，蜿蜒划出她的心事。

只见血自一颗头颅滴溅。

髻髻簪环都已滚落，空余乱发纷披。乱发中，犹藏一朵细细红花，喜气骤成噩梦，红花不得不觅地容身。

这头遭齐颈割断，朝后怒视，满目冤屈不忿，银牙半咬，吓得纸钱灰也不敢飘近。

女人一手提住自己的头，一手捂住自己胸口。

分明是新娘子装扮，一身红衣艳服。心下曾经暗思，他既不责我毒害了亲夫，也不嫌我沦为官人五妾，可见还是有心。

然而捂住的胸口，有个血窟窿，早已中空，心肝五脏被生扯出来，四下无觅。一念及此，女人浑身都是疼痛。

身前身后，尽是杂沓的影儿，女人不知何去何从。

小脚伶仃。

前面有座凉亭。人群涌至，均在喝茶解渴。便见“孟婆亭”三字。

阴魂经各殿审判，至此已是饥渴交织，渐近阳间，苦热侵逼，纷纷自投罗网。

面貌阴森，目无表情的老妇孟婆，主掌此亭。各人自她手中接过“酩忘”茶汤三杯，一口喝尽，慌忙投胎去也。

无主孤魂漂漾而至。孟婆把她唤住了。

“潘金莲！”

女人被她一招，不由自主，便上前去。

孟婆拎起她在阳间被快刀斩下的头颅，血未枯，人带恨。才一按一接，便已合上，安于原位。

女人泪盈于睫，依旧回头望向过去，仇怨难解。

孟婆劝道：

“过来喝过三杯茶汤，前生恩怨爱恨，也就全盘忘却了。”

她强递一杯，女人只得接过。方喝一口，皱眉：

“咦？这茶，又酸又咸——”

“人情世事，不外又酸又咸。”孟婆道：“快快喝过，不辨南北西东，迷糊乱闯，不知不觉好堕入轮回。当你醒来，自是恍然隔世了。”

女人陡地放下杯子：



潘金莲，亡年才三十二。到底惨死，还要背负“千古第一淫妇”之恶名，生生世世，无力平息。

她不肯忘却前尘：“我要报仇！”

“不！我要报仇！”

孟婆望定女人，兀自念偈语：

劝尔莫结冤，冤深难解结。

一日结成冤，千日解不彻。

我见结冤人，尽被冤磨折。

人生一场梦，梦醒莫寻觅。

改头兼换面，冤孽不可说。

女人不答。

孟婆苦口婆心：

“淫妇何以携仇带恨？也不过是男人吧。”

女人一听“男人”二字，一怔，刚好抬首瞥见一面大镜。

“孽镜”乃天地阴阳二气所结而成，万法由心所生。心中的男人……

曾经有过四个男人。

啊前尘如梦如幻。茫茫荒野一下子黑尽了，如一张白纸浸透于浓墨中，只剩一条缝隙，透出半丝神秘。

悲怆的往昔——

“孽镜”中，见到她第一个男人。

自幼生得有些颜色，缠得一双好小脚儿，描眉画眼，敷粉施朱，做张做势，假模假样。既会描鸾刺绣，又晓品竹弹丝，一手好琵琶。自父亲死后，她又自王招宣府里，以三十两银子转卖予张大户。

十八岁，已出落得脸衬桃花，眉弯新月。那一年，张大户趁主家婆往邻家赴席不在，把她唤至房中，强横地收用。白璧蒙了污。势孤力弱，有冤无路可诉，又被主家婆不要一文钱，

白白的嫁予紫石街卖烧饼的武大。

武大是如何的长相？只在洞房之夜，盖头被秤竿挑起，双目左右一瞥，遍寻不获。方低首，赫然见眼下有个三寸钉、谷树皮，形容猥衰的老实人物。初见甚是憎厌，夜里还要共睡一床，难道普天世界断生了男子，不得不嫁予此等酒臭货色？每日牵着不走，打着倒腿。着紧处，锥扎也不动，根本不是男儿汉。他是啥？怎有福分抱着一个羊脂玉体好睡去？

幸见另一张脸，冉冉把这蠢货遮盖。咦？镜中是那西门大官人，二十五六年纪，生得十分博浪。张生般庞儿，潘安似貌儿。于清河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。好拳棒，会赌博，双陆象棋，拆牌道字，无不通晓。西门庆发迹后，有财有势，又可意风流。

他脱下她一只绣花弓鞋儿，擎在手内，放一小杯酒，便吃鞋杯耍子。女人酒浓意软，只有他，方才捣入深深处，如鱼得水，紧缠不休，谁肯大意放走？

情愿在他手上，惊涛骇浪中死去。

——只是，心底当有一个人。

爱煞这个人。

恨煞这个人。

经历一番风雨，死的死，走的走。他本发孟州牢城充军，听见太子立东宫，放榜天下大赦，便遇赦回来。寂寞的女人，忽然有一日重逢上了，他是她最初最初的一块心头肉，此刻，原本他仍是要娶自己的。日子相隔得久，他在外，出落得更威武长大，旧心真不改？

武松托了王婆来说项，女人心下暗思：

“这段姻缘，到底还是落在他手里！”

就在那天晚上，王婆领了，戴着新髻髻，身穿嫁衣裳，搭

着盖头进门。

只见明亮亮点着灯烛，他哥哥武大的灵牌供奉在上面，先自有些疑忌……

其他的，都记不得了。谁料男人一变脸，一声“淫妇”，便揪着她，自香炉内抓了一把香灰，塞在她口中，叫将不出。女人待要挣扎，他用油靴踢她肋肢，用两只脚踏住胳膊，一面摊开胸脯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刀子一剜白馥馥心窝，成了个血窟窿，鲜血直冒，女人星眸半闪，双脚只顾蹬踏。

武松口噙刀子，双手斡开那洞洞，“扑嗞”一声，把心肝五脏生扯下来，血淋淋供养在灵前。

这还不止，快刀一下，便割下头来，血流满地。

汉子端的好狠！

手起刀落，红粉身亡。竟见铁石心肠，不止踢头过一旁，还把心肝五脏，用刀插在楼后屋檐下。

初更时分，他就掉头走了。

女人七魄悠悠，三魂渺渺，望着自己的身子。亡年才三十二。好似初春大雪压折金线柳，腊月狂风吹毁玉梅花。娇媚归何处？芳魂落谁家？

金风凄凄，斜月朦朦的夜里，她便也孤身上了路。

黄泉路。

四张男人的脸，一一出了场。如果不是因看这些男人，自己最终，也不过成了个寻常妻小，清茶淡饭，无风无浪地颐养天年。

怎堪身为众用，末了死于非命？一腔都是火。被害被坑被杀，也不过是男人吧。

到底惨死，还要背负一个“千古第一淫妇”之恶名，生生世世，无力平息。

恨意把她的眼睛烧红。

是有一句话得罪了她，“千古第一淫妇”。女人细白的牙齿狠咬住薄唇，唇上一痕失血的青。不要绝望，不要含冤。要靠自己的力量，把坑害过自己的男人，一个一个揪出来算账！

她不肯忘却前尘：“我要报仇！”

这“酩忘”茶汤，不喝了！

她把孟婆递上来的另两杯，挥手一拨，杯子翻了，茶汤泻了，女人奋力推开赶路的人群，不管身后急唤，拼尽一身力气，奔往红水滚滚的转轮台。

孟婆犹在惊叫：

“潘金莲！潘金莲！休要如此！你一定生悔！”

一个报仇心切的女人，义无反顾地奔逃，半个字儿也听不见。

快！

前面便是转轮台。

台上呈八卦形状，内有一圈为太极，中有六个孔道，供“六道轮回”。

女人走呀走，随着难喻的因缘，一纵身，投入其中一道。

六道中，有公侯将相、士农工商，亦有胎、卵、湿、化。多按功过分别成形。

水车滚动，赤河汹涌。赶忙乱窜的人，各自寻找有利位置，来世投个好胎，别要重过今生浑噩。每个亡魂，都带着希望轮回去了。

精血灵性，附于一点，十月怀胎，时辰到了，便由转轮台，冲出紫河车。血水直流，茫然堕地，惊醒一看，又到阳间了，忍不住哇哇一喊，重拾新生。

潘金莲受伤的心，又开始隐隐作痛。